

奩

史

奮史卷六

東吳王初桐于陽篋述

武林馬履泰秋藥校刊

婚姻門二

嫁娶

太昊制嫁娶之禮

帝王世紀

包犧始嫁娶以修人道

拾遺記

嫁娶古人皆以秋冬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毛萋日

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

聖諭論

嫁娶以鹿皮禮

古史攷

嫁娶慎無令剋剋日害舅剋辰害姑

元女太乙經

嫁娶忌陰將陽將并周堂不通

吳下田家志

張放得幸成帝取皇后弟許嘉女上爲放供帳賜甲第時號天子娶婦皇后嫁女

漢書

宋英宗於仁宗爲從子宣仁后於光獻爲甥自幼同鞠禁中後各歸邸第仁宗謂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舊養十三滔滔各已長成朕爲十三后爲滔滔主婚使用嫁娶十三英宗行第滔滔宣仁小字也時宮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

月朝間見錄

蕭志忠以女妻韋后舅崔從子兩家合禮帝主蕭后

主崔時謂天子主婚皇后娶婦

世唐書

陳季常所蓄有朱陳嫁娶圖

歷代題畫詩類

辰沅靖州蠻嫁娶先密約乃伺女子路劫縛以歸亦
忿爭叫號求救其實皆偽也生子乃持牛酒拜女父
母初亦佯怒却之鄰里共勸乃受

老學菴筆記

人欲娶妻而不得謂之尋河覓井已娶而料理家事
謂之挑雪填井男婚女嫁財禮在其種種不可闕謂
之投河奔井

輟耕錄

蜀孟昶遷新宮選民間女子有殊色者充之民間懼
選皆立求媒伐嫁之謂之驚婚

五國故事

至元丁丑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韃靼爲
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之
南府縣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
上便爲婚嫁六禮旣無片言卽合至于巨室有不待
車輿親迎輒徒步以往者經十餘日纔息自後有貴
賤貧富長幼妍醜匹配之不齊者各生悔怨或夫棄
其妻或妻憎其夫此亦天下之大變也有口占絕句
曰一封丹詔未爲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
頭望惟有如娥不嫁人

輟耕錄

昔有大姓子容貌端正以金作女像語父母言有女

似此乃娶時他國有女貌亦端正亦以金作男像白

父母有男似此乃嫁兩家互閤遂相娉合

雜譬喻經

肅慎嫁娶之法男以毛羽挿女頭女和則持歸

肅慎國記

苗童未娶者曰羅漢苗女未嫁者曰觀音

桐縣織志

夢見得新銚當娶好婦也

夢書

以賣馬錢娶婦多惡疾夫妻離別

龍魚河圖

石誼未娶聞杜鵑喚歸嘆曰此物催人使歸使我何

所歸耶

金臺錄

朱光普有農家娶婦圖

書畫彙考

西苗娶婦分牀異寢必私通孕育後乃同室

貴州通志

今人謂娶婦爲索婦古語也孫權欲爲子索關羽女

袁術欲爲子索呂布女皆見三國志

老學菴筆記

俗謂娶婦爲索妻隋書太子勇傳獨孤后曰爲伊索得元家女索妻之語蓋本諸此

臆乘

吉里迷男多女少十歲卽娶

烏夷志

禹年三十未娶過塗山有白狐九尾造禹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子家室乃都攸昌禹遂娶

塗山女

呂氏春秋

鍾繇老而納室

魏略

劉歆年四十未婚其友爲娶王氏乃詣澗折蕪而去

陳媿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新郎燕爾安乎答曰僕少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裾之下有此珍美嗣主徵之或問細君豈之何所對曰暫寄寺中或曰婦人年少爲德不一何不防閑答曰鎖之矣或曰其如水火何曰鑰匙已付之矣

江南野史

陳嬌數舉不遂暮年獲一第鄉里以儒家女妻之時近耳順矣合昏之夕嬌自成詩云彭祖尙年八百歲陳郎猶是小孩兒客皆絕倒

南部新書

女生而成五注五謂相配成室

逸周書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返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于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

韓子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僻錯亦無嫁處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我有一女乃不惡欲以嫁阿智文度欣然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

詐

世說新語

青州人發古墓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賈淵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愉兒

齊書

楊貞女字郭恒恒客湖南久不歸父議納他聘女不可斷髮自守家有巖壁穴墻居之垂橐以通飲食卽是者二十六年恒歸乃成禮

一菴語錄

徐妃嫁夕車至西州疾風大起發屋折木無何雪霰交下帷簾皆白帝以爲不祥後果不終婦道

南史

伊慎求甲族以嫁子李長榮求時名以嫁子

葆光錄

玃狯女子將嫁必剪前髮披後髮取齊眉之意

黔志

梁武帝莫愁歌十五嫁爲盧家婦

崔顥王家少婦詩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

唐詩紀事

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常謙辭毀之以

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敢聘者銜有
鰥夫失時冒娶之果國色

尹文子

盧姬者魏武帝時宮人也故將軍陰升之姊七歲入
漢宮善鼓琴至明帝崩後出嫁爲尹更生妻梁簡文
帝妾薄命曰盧姬嫁日晚非復少年時

樂府解題

盧莫愁詩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六朝
人擬樂府妾薄命因以盧姬嫁遲爲賦

枕流日劄

丁貞女聊城人幼孤依母以居及笄母欲議婚貞女
曰不願適人願終身養母母不能強及母卒獨處三
十餘年年五十矣閨範嚴肅里中人咸稱曰貞女堂

邑黃中丞七十喪偶聞貞女之名遣聘焉貞女許之

卜吉葬母始于歸黃氏猶處子也

池北偶談

漢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王昆
莫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乃自作歌云吾家嫁
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
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思土兮心內傷願爲黃
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

漢書

張耳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去抵父客
客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決嫁之厚奉

給耳

女俠傳

鮑宣妻桓少君始歸嫁資甚厚宣曰少君生富貴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衣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公姑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

東觀漢記

王敬宏嫁女以烏羊爲禮

南史

郭汾陽女嫁張氏以文水粟爲賂贈

韓城縣志

陳察妻亡娶李女爲後妻力言於陳趣嫁二女陳以無奩資對後妻曰吾昔貯黃金於木罍埋牀下今忘之耶陳大驚問何以知之笑不言已乃悟此事惟前妻知必魂牽二女而附後妻之身以畢姻也遂取嫁

二女女嫁而後妻惘然

女世說補

建炎間建陽施達編隸河外與妻泣決囑妻改適妻

悲不自勝盡鬻奩具以給行囊

堅瓠集

文氏湖州第三女張昌嗣之母也湖州作黃樓障爲

文氏奩具文氏嘗手臨此圖于屋壁

竹垞

宋理宗下嫁周漢國公主於楊鎮以神龍蘭亭爲第

一奩

清容居士集

某善丹青嫁女作舉案齊眉圖一幅題詩云婚姻只

見圖豪華金屋銀屏衆口誇轉眼十年人事變粧奩

賈與別人家

研山齋珍玩集覽

至正二十五年初后納女孛羅約以某日成婚孛羅
促后后曰斷送之物未畢工孛羅曰女先至斷送之
物後至可也乃先納女

庚申外史

司馬旦問人之急其人無以報願以女奉箕帚旦驚
謝出妻奩中裝嫁之

函史

鄭元德長女慶一娘年一十四歲與潘氏爲親奩具
一千萬貫奩租五百畝

長安客話

有一等貧家父母兄弟姊所倚者惟色而奩具茫然議
親者以首飾衣帛送往謂之兜裏

夢梁錄

吳玉川妻龐氏字惠纒工詞翰嫁時奩具頗厚以吳

不問生產傾奩佐之

蘭畹君清六

江南婚娶新婦初至合昏後用牛蹄筋作羹以豕肉切作骰子大和作飯送新婦食謂之金羹玉食筋誦金肉誦玉也吳音肉玉俱作濃字入聲

嘉蓮燕語

遲滯新婦見容

義山雜集

佯不會新婦推酒

蘇軾雜集三續

又愛又怕新婚女子

雜纂續

王建新嫁娘詩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

性先遣小姑嘗

王司馬集

薛瑄研山彙亦有新嫁娘詩

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酈原死女合葬史以爲譏余觀

周禮地官禁嫁殤者註嫁殤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
相從則此俗古已有之

升菴經說

韋后爲其弟洵與蕭至忠殤女冥婚

萬年龜鏡錄
冊府元龜日鄭

餘慶書儀有冥婚之制

奩史卷七

東吳王初柵于陽篋述

雲間許寶善穆堂校刊

婚姻門三

媒

伏犧始作媒以交男女

物原

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媒妁事也今

謂媒爲冰人本此

言鯖

有七子姦人室女事覺到官馬光祖令賦詩士人援
筆立成光祖判云多情多愛還了半生花柳債好個

檀郎室女爲妻也合當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

燭影搖花記取媒人是馬公卽于公堂合卺

嘲笑偶言

慶一娘回定之儀媒氏金條紗十疋官楮千貫

長安客話

烏絲國嫁娶先令媒者與婦宿徐乃婿迎

開州志十三

媒人有數等上等戴蓋頭著紫背子說官親中等戴

冠子黃包髻子或只繫裙

東京夢華錄

唐處士侯高將嫁其女曰吾女必嫁官人王適謾謂

媒姬曰吾卽官人若能令侯公許我卽進百金姬曰

誠官人卽取文書來適計窮吐實姬曰無苦我祇得

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公未必取視公望見

文書銜袖果信不疑以女許王氏

寒齋瑣綴錄

長安媒鮑十一娘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進士李十郎益思得佳偶曾以托鮑一日叩門甚急笑曰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日共十郎相當矣益驚喜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姿質禮艷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辨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李十郎名非常歡悵住在勝業坊已與他約明日午時竟至坊中矣益如期而往鮑果從內出來乃引

入焉

霍小玉傳

齊女三逐于鄉五逐于里聞齊相鯨自詣襄王宮門請見曰王之國相比日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事就功若朋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內比也王以女妻相齊遂治

列女傳

馮素弗弱冠自詣南宮令成藻請婚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累日藻竒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隣遂以女歸之

藝事叢說

海錄碎事馮作焉

博陵崔護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

之問曰誰耶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子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睠盼而歸嗣後絕不復至及來茂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遂往尋之門墻如故而已鎖高之囚題詩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祇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口曰君非崔護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護驚起莫知所答老父曰

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所
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
絕食數日而死得非君殺之耶又持大哭崔亦感動
請入哭之尙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
某在斯某在斯須臾開口半日復活矣父大喜遂以
女歸之

本事詩

越溪有漁者楊父一女適色年十四能詩每吟不過
兩句問胡不終篇答曰無奈情思纏繞有謝生求娶
父曰我女爲詩不過兩句子能續之稱吾女意則妻
矣乃命女如示其篇曰珠璣半在月書竹滿林風謝

續曰何事今宵景無人解與同女喜曰天生吾夫遂
偶之後七年春日夫妻引泛江湖女忽題曰春盡花
隨盡其如自是花謝曰何故爲此不解句女曰逝水
難駐千萬自保卽以首枕生膝而逝謝感傷之後一
年江上烟波濤曳見女立于江中曰吾本水仙謫居
人間今復爲仙矣

白香漫記

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
急去作西窓一夜愁此趙德璘細君王氏所作也德
璘既歸居因見此詩遂與之爲親余以爲乃二十八

字媒也

王直方詩話

王蒙宮詞云南風吹斷採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
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月明多仁和俞友仁見而
悅之遂以妹妻焉

請燕齊欣賞編

文太青鯨居家園有並頭蓮之瑞作嘉蓮詩四百首
鄧女之父才其女而告之曰此真可以壻汝矣遂以
女歸太青

紫菴寤旨

李因字是菴號龕山女史詠梅詩有一枝留待晚春
開之句葛徵見而異之遂納爲室

名媛詩歸

顧況在洛開遊苑中水上得大梧一葉有詩云一入
深宮裡年年不見春
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亦

題一葉泛之上流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有客尋春苑中又得葉上一詩以示況云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尋春次第行後况娶宮人韓氏成婚後于况書篋得前葉驚曰此妾所題也向日妾亦于水中得一葉况索觀之卽况所題者

本事詩

明皇時宮人有題紅葉隨溝水流出者詩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去接流人爲顧况所得况亦題詩云云內官得之因達聖聰遣出宮人

韓鳳兒等甚多

雲溪友議

貞元中進士賈全虛春深臨御溝而坐忽有一花流
至全虛之前以手接之香馥頗異旁連數葉上有詩
曰一入深宮裡無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
人全虛得之悲想其人涕泗交墜不能離溝上街吏
頗疑其事白金吾奏之德宗令中人細詢乃于翠筠
宮奉恩院王才人養女鳳兒者詰其由云數日前臨
水折花偶爲宮思今敗露死無所逃德宗惻然召全
虛以鳳兒賜之車載其院資皆賜焉

補侍兒小名錄

僖宗時詩人于祐晚步禁溝拾一紅葉上有詩云流

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
亦題一葉置溝上流有深宮葉上題紅怨付與清流
欲寄誰句爲宮女韓翠蘋所拾後祐爲丞相韓泳館
客值帝放宮女三千人泳問翠蘋有才學作伐嫁祐
成禮後翠蘋檢笥見葉異之各出所得相示翠蘋又
詠一絕云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
得成鸞鳳侶方知紅葉是良媒流紅記 雲溪友議
作宣宗朝盧渥事
襄陽進士李茵偶遊宮苑見紅葉御溝流出上有題
詩茵收貯書囊後僖宗幸蜀茵寓南山民家見一宮
娥自云宮中侍書名雲芳茵與之款接見紅葉驚曰

此妾所題也同行詣蜀及綿州逢內官識之曰侍書
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茵甚怏怏其夕宿逆
旅雲芳復至曰妾重賂某求得從君矣乃與俱歸襄
陽數年有道士言茵面有邪氣雲芳自陳往年綿州
實已自縊而死感君之意故相從耳人鬼殊途何敢
貽患于君置酒賦詩告辭而去

北夢瑣言

侯繼圖偶倚闌于寺樓有大桐葉飄墜上有相思二
字并詩云拭翠斂雙蛾爲君心中事搗管下庭除書
作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
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

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侯野小筐後五
六年卜婚任氏見之曰此妾所作也

玉溪編事

紅葉事凡四一本事詩顧況二雲溪友議盧渥三北
夢瑣言李茵四玉溪編事侯繼圖也又劉斧青瑣中
有御溝流紅葉記乃易盧渥之名爲于祐云

談藪

陳氏家義興山中虎銜一少艾至問知劉氏室女陳
婦見其端麗諷之曰能爲吾子婦乎女謝惟命乃遂
配其季子踰月其父母蹤蹟得之喜甚遂爲婚姻目
曰虎媒

虎苑

尙書張鑄之女德容與農越客結婚因宴于花園德

容忽爲猛虎所擒是夕越客維舟憩水次忽見猛虎負一物至置諸岸側而去越客卽令舁之登舟烈燭熟視乃十七八美麗人也雖衣破物裂而身膚無損夜久卽有自郡至者皆云張尙書女爲暴虎所食求其殘骸未獲越客遣婢詢德容因號啼不止越客登岸遂以其事列于鎬鎬越馬而至遂與同歸而婚黔峽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

續廣初志

北俗男女年當嫁未婚而死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

鬼媒人

昨夢錄

擇

呂公見高祖奇之曰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

漢傳

富人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陳平欲得之負曰人固有好美如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

史記

魏丁儀眇太祖嘉其才以女妻之

何氏語林

張逸年十三爲縣小吏康成妻以弟女

鄭康成別傳

王粲王凱並依劉表表愛粲才欲以女妻之嫌其形陋非女聲才凱有風貌乃妻凱

蔡下語

甘公見陶謙許妻以女甘夫人怒之甘公曰彼有奇妻後必大成遂與之

吳書

郝太傅遣門生向王丞相家求女婿有在東床上坦

腹卧者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

世說

張華少孤貧劉放奇其才以女妻之

晉書

孝武爲晉陵公主求婚王珣舉謝琨帝然之會帝崩
袁崧欲以女妻琨曰卿勿近禁衛

晉書

王渾妻鍾氏有藻鑿生女令淑武子爲妹簡美對未
得有兵家子甚俊欲妻之白母母曰要令我見武子
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幃中觀之母曰此人才
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得展其器不可與婚遂止數
年兵兒果亡

郭子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殺之女也后母周武帝姊襄陽

長公主毅謂長公主曰此女才貌如此當爲求賢夫
乃於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
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
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遂以歸高祖

唐書

韋詵有女擇所宜歸見裴寬而悅之許妻以女歸語
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時寬衣
碧瘡而長旣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鸚雀

韋書備覽

陳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袁天綱擇婿

天綱曰惟姚某可當從之乃元崇也

定命錄

信都民蘇氏有女擇良婿乃以妻魏知古後知古拜

相封夫人 西陽雜俎

姚合有詩名李頻走千里丐其品題大加獎挹以女

妻之 彙苑

王琚儲于富商家商識其非常人以女妻之 唐書

姚覲不修容止司空圖一見以爲竒以女妻之 五代史

江南國主鍾愛一女常諭大臣爲擇上婿或言洪州

劉生可以充選國主召見大喜尋尙主拜都尉嗚珂

鏘玉豪華富貴冠于一時 盛事美談亦見李目齡樂善錄

李光顏愛女未聘幕僚謂其必選佳婿盛舉鄭秀才

詞學門閥人韻風流李謝之乃召小將指之曰此卽

某女之配也

北夢瑣言

楊於陵謁韓滉滉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婿無如楊生以女妻之

牧豎問談

晏元獻謂范希文曰吾有一女及笄君爲我擇婿范曰富臯可晏卽取臯爲婿後改名弼卽鄭公也

東軒筆錄

朱子名臣言行錄文正謂元獻曰公女必求國士無如富弼

晏元獻夫人呼王青使相其女曰此國夫人也夫人曰爲我擇一佳婿青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元獻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通好

孫公談圃

程顥十歲能詩賦彭思永異之妻以女

禪寄筆談

杜衍妻鍾愛其女必求佳壻乃以與蘇舜欽

四友齋叢說

謝師厚方爲其女擇對見黃山谷詩曰得壻如此足

矣

王直方詩話

馮亮善相人見呂文靖卽許以女嫁之其妻怒曰君嘗以此女爲國夫人何爲與此子亮曰此所以爲國夫人也

孫公談圃

杜廣爲劉景殷卒景告妻曰我爲女求夫三年不覺

廐中有騏驎于是妻之

山堂肆考

劉摛愛王元節才俊以女妻之

金史

楊友直好學不倦韓仲山以女妻之

樂郊私語

祝景先子確女妻朱松生晦翁景先兒女妻汪勃位
至密樞確弟女妻汪作礪位至提刑故其鄉人謂祝
女位高又祝堯臣景先孫也常奇其女曰雖家貧不
與凡子卒與呂午婚越七年而午復中第于是祝女
位高之語復誼傳

志雅堂集

海南劉氏女美呂範求之女母欲勿與劉氏曰觀呂
子衡寧當久貧者耶遂與之婚

吳志

徐邈有女才淑擇壻未嫁邈大會佐史令女於內觀
之女指王濬告母邈遂妻之

女世說

高歡婁妃少明悟強族多媿之並不肯行及見歡於

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媾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

北齊書

姜宇少孤貧爲陳不識家牧羊不識竒之將妻以女乃引宇令女潛窺之因問女意云何女曰觀宇之姿才行當娶豈終爲人牧羊者哉遂妻之

前秦錄

京貞女潘澄幼時其母遺棄女置道傍以謂其可也旬擗墻得張美男對其重丘山遂許妻之卽前遇童也

齊書

柴女初備唐莊宗拔遼明宗遣出父母往迎之至鴻溝遇雨甚踰旬不化女曰溝旁郭合隊長乃極貴人

願事之遂成婚

祖也竟爲皇后

龍川別志

眞觀寶得祖風

子佳人精彩照渾各相謂曰素

願已畢誓佐饒

世寶錄

黃霸與善相者

一婦人相者曰此婦人合富

貴竊推問乃坐

一逆娶之

事文類聚

趙明誠幼時其父

婦明誠夢誦一書覺來惟

憶三句言與可合安！上脫芝芙蓉拔以告其父

解曰言與可合是日

安上已脫是女字芝芙蓉拔

是之夫二字汝殆

女詞婦也

婦奴記

中山王初夫人

謝夫人謝氏王出師歸孝陵諭

王卿夫人好鞭撻人至死此不足佐卿朕爲卿擇一佳婦謝夫人是也

今言

緣

章固遇老人向月檢書問何書曰天下婚牘又問囊中赤繩何用云繫夫婦之足雖仇家異域此繩一繫終不可易固曰吾妻潘氏文可安乎曰未也君婦年三歲十七入君門固曰安在曰店北賣菜陳姓之女固往窺見懷利乃暗刺君閨後十年相州刺史王泰妻之以女容貌端麗君貼花鈿固問其故曰三歲時爲賊所傷痕在宛然

武殷少時與從母鄭氏之女約婚無何逼于知己之薦期以三年從母許之殷至洛有勾龍生者善相人殷就問婚事勾龍生曰鄭氏非君妻也君當娶韋氏後二年始生十七而歸君殷因問鄭氏之夫則云郭子元也既而殷下第不歸鄭氏之母以女許郭紹紹因肅宗諱改名于元後十餘年殷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及謫官韶陽郡守韋安以女妻之勾龍生之言皆驗

前定錄

辛秘赴婚常州有乞兒問所適何事辛以娶約告乞兒曰此非君妻公婚期甚遠乃以綾帕複贈辛帶有

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當發視也積二十年辛爲渭南尉始婚裴氏生日忽憶乞兒之言解帕復結得楮幅署曰辛私妻河東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計別乞兒之年妻尚未生

酉陽雜俎

趙時雍妻生子墮地卽作成人語曰東嶽帝命我今生十七序泮妻魯氏爲魯孝廉孫女時雍以弱言名之癸巳魯孝廉舉家避兵山寨與時雍咫尺愛弱言遂締姻好

說鈴

鄭還古初娶柳氏女嘉會之初夢娶房氏後柳卒再娶李氏李之舅房直溫禮宴皆房主之

逸史

崔元綜欲娶婦忽夢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至東京板信坊道北屋下見一婦人生女云是君婦崔寤殊不信之俄所議女暴亡後至年三十八乃婚韋涉姝年始十九在履信坊居尋勘歲月正所夢之日生

定命錄

熊應渭聘劉氏女渭忽夢一女肩輿僕從甚盛遣婢召熊曰我本汝聘者今爲某官取去不復與汝結緣矣汝勿遠去伺其官到遣人相邀俄而某官至與熊語云君所聘者與君無緣已爲吾妻易與汝配率一騾至熊泣曰人而可以偶非類乎官曰無患當爲汝

復人身須臾化爲一女年可十七八卽里中李珪之女也及覺劉氏果有信至劉女已物故矣隨訪李果有女求婚得之

揮塵新譚

林聰在太學晝寢夢一美女告曰西京孟檢法女花不如也君異日登科當在洛願無他聘林覺而志之大觀三年擢第果調河南尉問此地有孟檢法乎曰有問有女乎曰一女號花不如近已嫁矣林驚異然茹後時之恨女未嫁時亦夢男子曰我林聰也願婚之女覺不曉所謂數日女夫死林知之通媒成禮他日各言所夢始知爲前定云

夷堅志

曾崇範之妻許聘數人其夫輒死一夕夢人謂曰田頭有八田尾有日乃汝夫也後嫁曾方悟

野史

蔡伯華未娶時夢一女子靚粧嬌好旁有指之者曰此爾妻也後頻入夢及娶申姓女絕非所夢者數年申死續娶于陳亦與前夢異陳又死再娶宋氏宛然當年夢中人也

叙異

呂監過建州爲賊所劫掠其女去時賊有族子范希周者本土人陷在賊中猶未娶見呂監女顏色清麗性情和柔遂卜日告祖備禮冊爲正室是冬朝廷命韓郡王統大軍討捕呂氏謂希周曰妾聞貞女不事

二夫君既告祖成婚則君家之婦也城破妾惟一死萬一得生妾亦終身不嫁希周曰我亦終身不娶先是呂監與韓郡王有舊韓因辟爲提轄官同到建州及城破希周不知所之呂氏就荒屋中自縊呂監巡視使人解下乃其女也父子相見且悲且喜遂歸臨安呂監將令其女改適呂氏不肯父罵曰縣君不肯做乃戀戀爲逆賊妻耶呂氏曰彼爲宗人所逼不得已已在賊中其實君子也紹興壬戌呂監爲封州將領有廣州使臣賀承信以公牒到呂監延之廳上呂氏謂呂監曰適來者類范氏子呂監笑曰彼姓賀後半

載賀又來呂監熟問其鄉貫出身賀曰某實姓范宗人叛逆某陷賊中既而大軍來討遂變姓賀呂監曰令孺人何姓賀泣曰在賊中時擄得一女爲妻是冬城破夫妻分散且約苟存性命彼此勿嫁娶語乞悲泣失聲呂監感其恩義亦爲泣下引入堂中見其女結束奩具令隨希周歸

說郭

劉方方姓女也年十三僞爲男子從父扶母喪還鄉父死于河西務劉叟家叟無子遂爲之子口劉方後叟復收一人爲子亦避難來從者曰劉奇已而叟死議婚方不從奇爲燕詩以悟弟曰管巢燕雙雙雄辛

苦營巢始容若不尋雌寄殼卵巢成畢竟巢還空
方和曰營巢燕雙雙飛天設雌雄事有期雌兮得雄
願已足雄兮得雌胡不知竒見詩大疑方以實告始
知是女便爲台婚後成巨族

明詩正聲

陳生楚人客遊廣陵以授經積資娶室蔡氏因家焉
未幾蔡氏死中饋乏人躬親井臼一日晨起汲水見
錦囊若沉若浮提之甚重負以入室啟視之一女郎
尚有微息負之行室中霍然一吐遂張目凝睇悲不
自勝慰解再四曰妾金陵張氏婉蘭也某商以千金
買我爲妾主母妬醉妾沉于河不知君子從何救至

于此再生之恩何以爲報然生室淺陋不能藏因商
于居停適居停與其主母爲內戚謂陳生曰事可圖
也因往見其主母問某姬何在其主母失色支吾居
停曰我已盡悉宜及早善處其主母跪問計曰陳生
楚人適斷絃若資以千金并出婉蘭衣飾嫁之令其
西歸永無後患耳其主母一一如之陳生卽與婉蘭
諧伉儷挾以歸楚

西華記譚

明末濮州民周猱頭過真武廟側有雙鬟女子立道
旁樹下絕色也謂周曰與君夙緣當爲君婦攜至家
拜母母疑其蹤跡俾子遣之女子笑曰我以夙緣奉

天帝命爲汝家婦誰能遣我久之事姑孝謹日具食
養姑皆豐潔一日潛告其姑曰此地不久必大亂不
可留宜避之乃徧辭鄰里挈姑與夫擔負去不知所
往未幾漢被兵

池北偶談

任城向關生弱冠遇一女子絕姣遂與之狎詢所從
來曰妾天上謫仙當與子爲夫婦幾及三載出一編
授生曰妾與君有宿世之緣甚久今當暫歸此編乃
修鍊工夫君可習之另圖良晤贈以詩云濟水流長
未盡歡小山招隱月初圓好留顏色重相見再向南
池續舊緣倏忽不知所往生思慕成疾幾至不起因

簡習編中工夫漸愈亂後隨一武弁客淮上娶南氏
女視之與前所遇無纖毫異詢以前語則惘然淮上
南氏應小山合巹在十五應月初圓

見聞錄

建安中南陽賈文合得病死陰司閻呈謂行吏曰當
召某郡文合來何以召此人促令遣去遂至郭門外
大樹下宿有好女獨來無伴文合問之曰子似衣冠
家何爲步行姓字爲誰女曰我三河人也父見爲易
陽令昨錯召來今得遣去望君之容似類賢者是以
停留依憑左右文合曰悅子之心願交歡于今夕女
不可反覆求之終無動志天明別去文合死再宿而

蘇將驗其事遂至易陽問其令則女父也因問令某
月某日君女寧卒亡而生耶具說女姿顏服色言語
相反覆本末令入問女與文合同大驚乃以女配文

台

搜神記

紀適晝寢忽有一女言姓衛昨忽暴死天帝愍君無
妻故使相報適至衛門外果如言送喪上車牛不肯
動乃與主人具叙說之主人開柩女有氣息至曉復
蘇具說始末如適所言遂爲夫婦

宋明孝子傳

有劉璞者其妹已許裴政矣璞所聘孫氏其弟潤亦
已聘徐雅之女而璞以抱疴伴有冲喜之說父母擇

吉完姻婦翁以婿方病以潤飾爲女粧代子過門將以爲旬日計草率成禮父母謂子病不當近色命其幼女伴嫂而二人竟私爲夫婦逾月子病漸瘳女家恐事敗給以他故邀假女去事寂無知者因女有媵父母窮問得之訟之官官乃使孫劉爲配而以孫所聘徐氏償裴

暇弋篇

劉氏子常客楚州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再遊楚鄉夜半過一墓月初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人也生負屍而歸曰此我妻也遂擁屍同寢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

已蘇已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已聞鄰里相謂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遂失其屍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

河上楮談

黎季犛幼時販至交趾國登岸時見沙上有字云廣寒宮裡一枝梅犛後賣緣得官一日交王避暑于清暑殿前有桂千樹王出對云清暑殿前千樹桂犛憶沙上所見遂以對之王大驚曰子何以知吾宮中事犛以實告王曰此天數也蓋王有女名一枝梅建廣寒宮以處也遂配之

林居漫錄

廣寧閩山公廟靈應甚著又其像設猙獰人入其中

皆恐怖毛豎旁近言靜夜時聞訛掠聲故過者或迂
路避之參知政事梁公肅家此鄉作舉子時諸生談
及鬼神事因言我能以昏暮或陰晦之際入闕山廟
巡廊廡一周諸生從史之明日晚偕往約諸生待于
廟門外奮袖徑入至廟之東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
立梁公意其爲鬼負之出諸生迎問何所見梁公笑
曰我負得一鬼至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只是一美
婦衣裝絕與鄉俗不同氣息奄奄狀若昏醉環立守
之良久開目問此爲何地諸生爲言其處及廟中得
之者且詰其爲人爲鬼何所從來婦言我揚州大族

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婿家肩輿中忽爲大風所飄神
識亂散不知何以至此諸生喜曰梁生未受室神物
乃從揚州送一妻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挈婦歸尋擢
第不數十年致位通顯婦舉數子時人有天賜夫人
之目

妙貫堂餘譚

遼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仲叔先亡忽見形謂
志都曰念卿無婦當爲卿得婦遂與之期至日大風
晝昏向暮果有婦人在寢室中志都問其由曰我河
南人臨當見嫁不知何得至此志都告之故遂爲夫
婦往詣其家大喜以爲天相與也

誠齋雜記

歷城王氏方鯨居一日大風晦冥于塵岔中得一好

女子云外國人也遂爲夫婦

謝肇淛五雜俎

王貴避難新城爲傭一日大風晦冥一女子從空而

墜問卽萊州郝氏女也蓋頃刻而五百餘里矣主人

以爲天作之合結爲夫婦

民部大槐記 王阮亭曰
先始祖姓郝夫人諸城人

山右羊子壽之祖年三十未有室里人有願爲之婚

者則曰德容兼備而復厚奩資者娶之間者莫不笑

時隆冬大風墮一婦于庭姿容絕艷衣飾縞素自言

秦氏女父母俱亡家在真定頃見我亡母云與此處

羊郎行十三者有姻緣挾我至此條失我母羊以真

定至汾幾二千餘里瞬息飄至洵屬天緣遂請位儼
焉客有戲十三者曰佳人之德容備矣百兩之將風
姨不能致奈何女曰我家固巨商有金窖于都門老
僕居焉今我與俱往窖金十萬有奇皆可得也擇日
往盡取地下物稱富室云

說鈴

文簫抵鍾陵西山山有許真君上升梯每歲中秋夜
士女於此多召名姝握臂連踏而唱文簫賭一姝歌
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綵鸞自有繡鞋并
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歌罷秉燭穿大松陟山捫石
生亦潛躡其蹤妹顧曰非文簫耶引至絕頂傳衛甚

嚴有二仙娥執事去忽天地黯晦風雨震怒有仙童
持天判云吳綵鸞以私欲洩天機謫爲民妻一紀姝
與生攜手下山因詰夫人之先姝曰我父吳仙君猛
也吾爲仙主陰籍六百年矣親色界興心遭責于亦
因吾可出世矣生不能自贖夫人曰寫孫慚唐韻一
部每齋五緡十載會昌初與生奔越王山是夜風雨
及明樵者見二人各跨一虎涉峯巒而去龍輿職方
裴航備舟于襄漢間同舟樊夫人國色也航斯其婢
晨烟達詩云同舟吳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倘
若玉京相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夫人曰幸無諧謔

與郎少有姻緣當爲配偶因答詩曰一飲瓊漿百感
生元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有神仙窟何必崎嶇上
玉京別航去後航經藍橋驛渴甚見茅屋中有老嫗
緝麻揖之求漿嫗呼雲英擊一甌漿來航接飲眞玉
液也航憶夫人雲英之句謂嫗曰小娘子絕麗過人
願娶之可乎嫗曰我老病神仙遣我藥欲得玉杵曰
搗之其餘無所須航月餘求得玉杵曰與之嫗曰有
此信士吾豈惜一女哉航夜窺之有玉兔持杵搗藥
雪光耀室嫗遂吞藥曰吾入洞爲郎君具幃帳俄見
一大第仙童侍女引航相見成婚後夫婦入玉峰洞

中餌絳雪瓊漿之丹遂超爲上仙

裴剛傳奇

蕭防爲句容簿縣有三茅宮九錫亭瑞芝館碧柰澗防遍遊之至玉晨觀有青童請至大門金書牌曰華陽洞又至一門曰藥珠殿有一人紫袍稱東方大夫名朔爲華陽洞主謂曰公之遠祖蕭史真人嚮董雙成與公爲婦扶持者雲英夫人秉扇者吳綵鸞許飛瓊接引者梁玉清衛承莊姮娥結髮麻姑合香中夜梁玉清衛承莊引防至藥珠殿後堂見一女子乃舊曾見諸葛氏交拜梁玉清致辭曰華陽玉女聖世才郎仙凡契合如鳳求凰今夕相偶和鳴鏘鏘壽算天

地廣衍無疆禮畢宴于藻珠殿曲終青童召防曰雙成夫人請君暫起防避席恍若夢覺四顧已失藻珠殿矣但見深林茂草尋玉晨觀歸縣已半年防遂休官入山

雲堂廣記

柳毅下第將還湘濱過涇陽見有婦人牧羊于道畔乃殊色也然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之婦泣而對曰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婿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旣而訴于舅姑又爲舅姑毀黜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欲以尺書寄託毅諾之女因謂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君

去向樹三擊當有應者遂于樞間解書與之毅歸訪于洞庭之陰三擊其樹俄有武夫出于波間搗水指路引毅至其宮見洞庭君君問毅來由毅曰毅于涇水見大王愛女牧羊于野風鬟霧鬋所不忍視毅詰之言爲夫婿所薄舅姑所黜託毅寄書至此洞庭君取書覽畢泣下以書授侍者達宮中宮中皆慟哭俄有一赤龍飛去則洞庭君之弟錢塘也未幾幢節玲瓏紅粧千萬中有一人蛾眉明璫滿身綃縠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香凝環旋入于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人至矣君乃入宮有頃復出又有一人貌聳神溢

立干君左君謂毅曰此錢塘也翌日宴毅于清光殿
錢塘因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余旣殺而食
之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賓可乎毅肅然辭謝乃
多遺珍寶送歸毅娶張氏韓氏俱亡乃娶盧氏旣婚
覺其妻甚類龍女而艷逸過之經歲餘生一子妻乃
笑謂毅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
自此誓心求報泊錢塘季父論親不從悵望成疾中
問父母欲配嫁于濯錦小兒某遂閉戶剪髮以明無
意不意今日獲奉君子也夫龍壽萬歲願與君同之
遂相歸洞庭莫知其跡

洞庭靈烟傳
傳亦詳此事

李朝威龍女

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舉世皆知之決別之時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後當偕老于澄江之上子高時方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年而鰥居年四十再娶江陰巨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卺之後視其妻與前所遇無纖毫之異蓋澄江江陰里名也

玉照新志

崔生入山遇仙女爲妻久之還家得隱形符潛遊宮禁爲衛士所知追捕甚急逃還山中追者在後隔洞見其妻告之擲巾成五色橋渡崔

廣夷堅志

趙旭晝夢青衣挑笑嫻廂間及覺清香滿室有一女子年可十四五容範曠代前曰吾天上青童也時有

世念帝罰下人間感配于君子乃叩柱而歌曰白雲
飄飄星漢斜獨行窈窕浮雲車

補待兒小名教

奩史卷七